



冷
艳
烈
情

卧龙生著
「台湾」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92221

卧龙生武侠小说精品

冷艳烈情

(台湾)卧龙生著



内 容 提 要

天下第一大武林正派武当派在孟州的纯阳观一夜之间被毁，是谁这么大的胆，敢向武当派叫阵？武功高强的风清子闻讯往查，却又被一个十六七岁的“小妖女”半路脱光了衣服；高玉岗奉师命下山，与风小波一见钟情，古庙、酒楼、幽谷、妓院，处处留下他们的情影，但二人的身世却都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；欺师叛道的天外真人练成绝世武功，欲霸武当派，囚掌门，驱师兄，杀亲子妻女，人神共怒，音箭扬威！黑山君当年骗淫了“女罗刹”，以毒蛊害人，二十年后，“女罗刹”后人化名白俊，计擒黑山君，却引来了其师、恶魔“天宫蛊叟”，大破天牢，将其救走，追杀白俊，掌伤风小波……。不至本书末尾，难解环生悬念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昔日快活林 | 1 |
| 二、少女戏老道 | 42 |
| 三、纯阳遭横祸 | 85 |
| 四、莫名又其妙 | 128 |
| 五、宜家皆宜室 | 169 |
| 六、相思又多情 | 210 |
| 七、事出留香院 | 252 |
| 八、娇女道真情 | 293 |
| 九、神医逍遥客 | 317 |
| 十、女罗刹出山 | 370 |
| 十一、夜逃黑石庄 | 421 |
| 十二、保镖行京都 | 464 |
| 十三、万难江湖路 | 507 |
| 十四、忠义老镖师 | 550 |
| 十五、悲喜大结局 | 592 |

一、昔日快活林

孟州离城三十里的快活林，几十年前，梁山好汉武松，大闹快活林，醉打蒋门神，使这里一夜间名扬武林。

当年的“快活林酒家”已几易主人，几番更名，而今叫做：秦丰楼，乃是孟州城里的笑面虎欧阳鹏所开。

这一日，阳光普照，人来车往，快活林正处于孟州道上，热闹非凡。正是午饭时间，秦丰楼里坐无虚席，几个老客正在那里闲磕牙。

只听一个留着三绺花胡的老者道：“棉花李，你整日走南闯北，在外听的传说多了，怎知当日情形并不像外面传的那样。”

被称作棉花李的道：“唐老二，那你说，当日是怎样的一个情形？”

这时酒保铁柱刚忙完，走过来，听棉花李在问唐老二当日武二郎醉打蒋门神的事情，不由接过话来，道：“我知道，当时武二爷走上这快活林酒家，假醉佯颠，奔酒店里来。看到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美貌漂亮的小娘子，却不见蒋门神，就想，这一定是蒋门神的小娘子了，我若打了她，蒋门神一定会出来。就敲着桌子叫道：‘卖酒的主人在哪里？’一个酒保端上酒来，武二爷拿起来一闻说：‘不好，不好，换好酒来！’酒

保见他醉了，便忍气吞声去换了上等酒来，武二爷呷了一口，叫道：“这酒也不好，重换来！”酒保刚想发作，就听柜台后那妇人莺声叫他，便忙去，只听那妇人道：“眼见是个外乡蛮子，不省得。此时大爷不在，胡乱换些好的与他。”酒保又换了一壶上色的好酒。武二爷吃了一口道：“这酒有些意思。”又道：“你家主人姓什么？”酒保道：“姓蒋”。二爷道：“不对，姓黑，他她黑，黑心的黑。”柜后那妇人怒道：“这厮哪里吃醉了，来此撒野！给我拉出去。”但几人都拉不动武二爷。只听二爷又道：“酒保，叫柜上那娘子下来陪我吃酒。”酒保喝道：“休胡说！这是主人家娘子。”二爷道：“便是主人家娘子又怎样，陪我吃酒也不打紧。吃完酒还要给我暖被哩。”

唐老二听了，“噗嗤”一声，刚喝下去的那口酒，差点喷在对面剃头张的脸上。

“哈哈——”棉花李用手捻了一下黑痣上的三根毛，道：“入娘！柱子，你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过完年，二十三了！”

棉花李接口道：“就算你有两个二十三，也看不到武二爷当年大闹快活林的威风，更何况你只有一个二十三！”

“信不信在你！”酒保铁柱一边表演，一边说道：“那妇人骂声：‘该死的贼’，推开柜门，走了出来。这时，武二爷脱下土色布衫，上半截揣在怀里，一手抓住妇人的腰，一手揪住她的云髻，只听得‘扑通’一声，那个小妇人就被扔入大酒缸里。”

他边说带做，就像说书的一样，大家虽然听过水浒，但也觉得蛮有味的。

此刻，铁柱故意低声道：“真可惜！那个小妇人，一身细皮白肉，吹弹可破，就和我们柜台里这位，没有什么两样

.....”

突然，一个小竹篓，由柜台那边飞来。

铁柱早已留神，所以头一偏，即闪了过去，可是他的口里却叫道：“哎哟！要是打中了我，你心疼不心疼呀！我说……哎——哟！”

又是一个小竹篓掷来，这次铁柱没有躲开，被柜台里的少妇扔中，她杏眼圆睁地骂道：“你这烂舌根的死铁柱，我就晓得你拐着弯寻姑奶奶开心！”

众人循声望去，见那少妇肌肤，果然是欺霜赛雪，白如凝脂。

少妇见状，为了缓和气氛，连忙笑着道：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各位可别听他臭弹‘吹牛皮’。”

那铁柱一晃跳到桌后，用擦桌布往脸上一抹，扮了个滑稽的鬼脸，道：“人家说‘打是情来骂是爱’，桂花姊，你是对我有情呢？还是有爱呀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少妇又抓起一个小竹篓，要扔铁柱，谁知调皮的他，竟然一俯身，藏到桌子底下去了。

目标忽然消失，少妇狠狠将小竹篓砸在柜台上，气得自己直跺脚。

店里的酒客，见此情形，不由哈哈大笑。

斯时，旁桌有位年逾花甲、须发皆白的老者道：“铁柱说的，倒也有一半是真的。”

“哦！”

大伙发出一声惊叹，当下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到那鸡皮鹤发，身穿蓝宁绸小夹袄的老者身上。

老者用沙哑的喉咙，绘声绘影地道：“想当年武二爷大闹

快活林，怒打蒋门神，还真是在这店里。”

众人仔细聆听，马三爷在谈往事。

老者口没停，继续说道：“去他娘的，那时候咱还小，听说蒋门神挨揍，还跑来瞧过热闹，可不满地是酒。后来，那小妇人在家里，整整躺了三个月，才能下床。”

“嗯！”大伙纷纷点头。

谁知铁柱得理不饶人，居然又望着桂花调侃道：“我说桂花姊，你倒真要小心些，可别再来一个武二爷，又抓起你来往酒缸扔，到时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只见店门外进来一个壮汉，好不高大粗犷，浓眉大眼，狮子鼻，一脸络腮胡，肩扛六尺哨棒，棒上挑了个包袱，进店就往桌上一放。

“砰”的一声。

这响声震得人心头一震，不知是他的哨棒重，还是包袱重！不过，两样看上去，都不算惊人！

店里的人正谈到武松，就好像武松真的来到了。

虽说，谁也没有看见那打过虎、打过蒋门神的武松，但想来必也和这人一样，高大粗犷又威武，于是众人全都怔住了。

柜台里的少妇紧张，“哗啦”一声响。原来，是她不小心，绊倒凳子发出来的声音。那壮汉大刺刺坐下，浓眉一扬，沉声叫道：“酒保！酒保，快点过来！”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铁柱哪敢怠慢，一面应声，一面就跑了过来，道：“客倌敢情是要酒？”

壮汉大眼一瞪，不悦地道：“废话！不喝酒，老子进来干什么？”

“是是是！”铁柱躬身应道。

壮汉道：“上好的酒来三五斤，大块的牛肉只管切！”

店里的人一听，不禁都吐出了舌头。铁柱倒是没有吐，他把擦桌布在桌上抹了一遍后，顺口就问道：“客宿是几位呀？”

那壮汉的大眼，又朝铁柱一瞪，吓得铁柱颤声道：“您……您稍待，马上就来！”

“拿个大碗来，我可不耐烦用浅杯！”壮汉又加了一句。

“是！”铁柱忙应了一声，掉过头去，才敢吐舌头。

可是，他并没忘记对柜台里的少妇，挤了挤眼，意思是说：“桂花姊，可不是来了吗？你要小心侍候呀！”

少妇的一颗心，就像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。

铁柱不敢耽搁，来回取酒取肉，跑得脚底朝了天。

“嗯，好！”那壮汉毫不客气，大碗酒，大块肉吃了起来。

虽然，这泰丰楼，以前也来过不少武林人物，可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豪客。瞧！他膀大腿粗，虎背熊腰，吃喝起来用倒灌，模样好不惊人！

柜台里的少妇，连看也不也多看一眼，仿佛是个良家妇女似的。

如果，这个少妇真是清白出身，那酒保又岂敢和她打情骂俏？

原来，她是从窑子里买回来的，东家只宠了三四个月，便另有了新欢；再说，东家在城里还有大买卖，被冷落的桂花姊，唯有到泰丰楼来当垆卖酒。

她明知铁柱是和自己说笑，但见了这么粗犷的汉子，也不由她不心惊。

“啧啧！”

那壮汉只顾狼吞虎咽，并没有理会别人。

忽然，桂花姊水汪汪的两眼一亮，岂止亮？简直像发现金银财宝似的，定住了！还不自觉地伸出纤细的嫩手，抵了抵

一丝儿也不乱的秀发。

铁柱一看，有点迷糊，以为她要勾搭那壮汉，怎知由店外，进来一个美少年。

他的年纪不到二十岁，发束马尾型，身着米色葛布袍子，腰系凉带，手拿一把全棕百家折扇，皮肤白皙，玉面朱唇，目似朗星，两眉细若柳叶，摇摇摆摆地走进酒店。

“夭寿（要命），这么嫣倒（英俊）！”铁柱暗赞。

那少年朗朗星眸，只不过轻轻朝她扫了一眼，桂花姊的灵魂，险些就飞出了窍。

桂花姊阅人无数，从前她在窑子时，洞房夜夜换新郎，就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俊俏的郎君。

铁柱立即迎上前，笑着说：“公子，请坐！”

他擦了门前那张桌子，岂料少年不坐，却偏偏来至那壮汉，或许这比较接近柜台吧！

少年不理铁柱，在壮汉邻桌坐下，笑嘻嘻地望着桂花姊，柔声说道：“小娘子，来酒！”

“好！”桂花姊东答道。

铁柱老大不高兴，使劲把擦桌布，往自己肩上一搭，眉梢一挑，心里“哼”了一声，仿佛是在骂他“咸湿”。

斯时，桂花姊早取了二角酒，皓腕一伸，那意思就是要递给这少年。

“公子，酒来了！”

铁柱一把夺过，顺手拿了个杯子，在少年面前重重一放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响，把那刚刚挟起花生米的马三爷，吓了一大跳，一颗花生米意外地落到身旁正要张口说话的唐老二的嘴里，“咕噜”一声吞下了肚。

桂花姊那对迷人媚眼，就从来没有那样看过铁柱，看来

“姐儿爱俏”这句话，真是一点也没错！

泰丰楼里的声氛，随着刚才那一声，起了急剧的变化——老客的谈笑声少了，汉子吃喝依然如故。

而少年却不以为意，自斟自饮，怡然自得，哪知杯刚沾唇，那细细的两道眉，就如同见了火一样，紧皱了起来。

桂花姊心中暗想道：“若是他的眉儿粗一点，增添些英爽之气，那就更十全十美了！……怎么，他酒才入口，就皱眉儿了？”

于是，她也不管别人，就开口问道：“公子，可是嫌酒不好吗？”

少年尴尬抬头，笑答道：“这……”

桂花姊不待他说完，就抢道：“我们地窑时里，还有上好的土窟春，只是太烈了，怕公子喝不惯！”

据说，土窟春是荣阳的名酒。

少年挤眉弄眼地调笑道：“小娘子，真是可人儿，解得人意，我若要换酒，一定要换像小娘子你这样的。”

桂花姊噗嗤一声，“格格”娇笑道：“哟—我又不是酒，公子怎么能把我喝下肚去？”

少年旁若无人地道：“小娘子，我是说像小娘子的嘴一样，甜甜蜜蜜的酒……”

“砰！”

言尚未落，蓦听震天价一声响，在座之人无不感到惊讶！

“可恼！”是那壮汉拍了桌子，嚷道：“酒保，给我过来！”

铁柱打了个寒颤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匆忙上前问道：“客宿，有何吩咐？”

壮汉大眼圆睁，把剩下的半壶酒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掷在铁柱面前，满脸怒容道：“呔！大爷可是少了你的酒钱？你把添

了水的酒拿来骗人！”

铁柱闻之愕然，全身颤抖道：“这……这是小店……小店上好的酒，客倌……”

那壮汉喝道：“我少不了你的酒钱，快换上好的土窟春来！”

原来，桂花姊对少年说的话，被这壮汉听去了，铁柱没好气地瞪了桂花姊一眼。

但他还没抓起酒壶，只听那少年嘻嘻笑道：“小娘子，这年头世风可真不好，满街上都是些骗吃骗喝的；腰里空空，嘴巴上可挺硬，说是有银子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真有？”

这话不是无的放矢！

少年说完后，朝桂花姊一挤眼，探手入怀，抛了个银果子在柜台上。

“我可没说有银子，怕你以为我也是骗吃骗喝的。这个给你，小娘子！替我存在柜上。”

桂花姊拿着银果子，脸泛笑容。

好小子！竟敢勾引桂花姊，大概活得不耐烦了！

原来醋意大发的铁柱，这下子乐了，除非那壮汉是白痴，才会不知道少年话里的刺儿，是针对着他。

那粗犷壮汉勃然大怒，倏地伸手再拍桌子，吓得铁柱拿到一半的手，立即缩了回来，而桌上的酒碗，登时跳得老高。

“乒乓！”一声，跳起的碗，掉在桌上，跌得粉碎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其他的酒客，虽然噤若寒蝉，但内心都不禁骂道：“小子，我看你是提灯捡大便——找屎（死）！”

“好！”少年满不在乎地道：“除了酒账之外，还要多三分银子。因为，这青药瓷碗，还真不便宜呢！”

啊——”

壮汉怒吼一声，转头望着少年，凶巴巴问道：“小子，你在说谁？”

少年先是一怔，随之嘻嘻笑道：“我呀！是说那腰囊空，嘴巴硬，骗吃骗喝的人，关你屁事？”

桂花姊见到壮汉早已胆怯，如今少年又故意去撩拨他，为免发生意外，她慌忙叫道：“铁柱，快把酒壶拿来！”

“嗷哟！小娘子，你可真偏心呀！”

少年这么一说，桂花姊顿时愣住。

“我甜甜蜜蜜的酒，你都还没给我送来。”少年色眯眯地道：“人家没给银子，还不知道是不是白吃，你倒先给人家换酒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壮汉双眸喷火，欲言又止。

桂花姊吓得吸了口凉气，等见那壮汉是伸手拿包袱，才闭上眼放下心头重石。

该死的铁柱，连动也不动，双手环抱，宛如隔山观虎斗，与他毫不相干，桂花姊看了，恨得牙痒痒的。

又是“砰”然一声重响，壮汉将自己的包袱抓起，信心十足扔在桌上，以显示他身带了许多银两。

“嗷哟！”少年脸色陡变，佯装惊讶道：“银子还真不少，十个大锭，一锭十两，加起来足足有一百两。”

一百两！

那壮汉忙解包袱，敢情他包袱里，真包着十个大锭，百两纹银，这小子怎么会晓得？

少年进了口菜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小娘子，你相信吗？”

桂花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不置可否。

少年慢条斯理地道：“听那个声音呢？沉沉的，好像真有那么多，怕只怕那里面包着的是石头，而不是银子。你猜怎

么着？今儿我就见到一个。这年头，还是要眼见才能算真！”

“嘎——”

他话声未落，桂花姊已一声尖叫，紧跟着后面几位酒客，也一齐“啊”了一声。

糟糕！

那壮汉抡起钵大的拳头偏偏少年侧着身子看不见。

他仍然说道：“你猜后来如何？”

桂花姊想示警，可是又怕壮汉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

少年欣然道：“那骗吃骗喝的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就借个故儿。小娘子，那拳头越是大的，心里就越是虚，八成儿他想要溜。”

眼看壮汉距离少年，只有一步而已，铁柱内心暗自窃喜：总算有人替他出气了。

“小娘子，遇到这样的人，你还是小心为妙！”少年不厌其烦道。

“啊——”那壮汉气得暴叫一声。

他不但拳头大，胳膊也大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右拳向少年脑后打去，吓得那桂花姊，连叫也叫不出来。

就是幸灾乐祸的铁柱，心里也喊起了“娘”！

“不好，要出人命！”大家都这么猜测。

谁知壮汉那一拳，竟捣了个空，就是那样巧，少年脑后像长了眼睛，不晚也不早，身子向前一倾，正好就躲过了那一拳。

“呼——”众人立时松了口气。

原来，少年不是存心要躲，而是欺身过去柜台，笑眯眯道：“小娘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瞧你脸色苍白，别是不舒服吧！”

桂花姊不自觉地，用手摸摸自己的脸颊。同座并道：“快用我杯子喝口酒！”敢情他手里还端着酒杯。

酒杯递到桂花姊的嘴边，她苦笑地摇摇头，很明白地表示不用。

“咦！你好像是吓坏了？”少年优哉悠哉地道：“人家不过骗一顿吃喝罢了！小娘子你要看开些，喝吧！”

这少年怎么啦？

店里的人全吓坏了，而他却像没事人一般，就算看不见钵大的拳头，难道也听不到如雷的暴叫？

莫非真是色迷了心窍，什么都不知道不成？

壮汉一拳没打中，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，整个人就愣在那里。

铁柱和那少年，究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；话再说回来，万一店里出了人命，那时麻烦可就大啦！

当下，铁柱急忙陪笑道：“大爷，您请坐，我这就去换酒。”

壮汉气呼呼道：“我要上好的土窟春！”

铁柱躬身应道：“有有有，小的马上给您奉上。”

那壮汉怒气难消，又拉高嗓门叫道：“呸！银子先拿去存在柜上，等老子收拾完这小子再说！”

这句话又叫那少年听见了，他转过身来，笑着掀了掀眉，稳稳道：“话倒像是人说的，就不知道包袱里有没有银子？”

铁柱苦着张脸，向少年打躬作揖，恳求道：“这位小爷，您行行好，少说两句行吗？小店还要做生意呢！”

桂花姊也帮腔：“是呀！俗话说得好：‘同船过渡，皆是有缘’，两位能在小店相遇，不也是这样吗？依我看，就算了吧！”

少年一笑，又道：“要算不难，除非……”

铁柱追问：“除非什么？”

少年顿了一下，才缓缓地道：“除非他当着大家的面，向我赔不是，我或许会考虑算了！”

“赔不是？哼！你连门都没有！”壮汉一面解包袱，一面说着。

“哗——”的一声。

怒气冲冲的壮汉，解不开包袱，竟使劲撕了开来。

少年仔细一看，捧腹大笑：“哈哈……”

那壮汉也登时张口结舌，两个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。

此刻，少年首先叫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果然真是包着石头来骗吃骗喝的，没想到你却先发横！”

那撕开的包袱里，包着一个个鹅卵石，壮汉的眼睛瞪着那少年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奇怪，我的包袱里，明明有一百两纹银，怎么变成了石头？”

少年巧妙回答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”

这时，铁柱一卷衣袖，大声嚷道：“好哇！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泰丰楼是谁开的，竟敢来此吃喝！”

壮汉惴惴不安，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铁柱截道：“各位，帮个忙，截住他，不要叫这家伙溜了！”

在座的老客，年纪一大把，哪来力量去抓人，所以并没有人附和。

可是，壮汉闻声，已经开始心虚。

铁柱见没人响应，也不敢贸然上前，毕竟那汉子太魁梧，太粗壮了！

“对，别让他跑了！”

那少年忽然暴冷门地叫道：“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孟州道上，响当当‘笑面虎’欧阳鹏开的店，你也敢来撒野，一定

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“啊——”

那壮汉虎吼一声，抓起哨棒，继而一声狂笑，吓得铁柱直往后退。

“哎——哟！”

跟着，“啪啦”一声，板凳被他绊倒了两张，壮汉正眼也没瞧少年，反倒扫了酒保一眼，恨恨道：“笑面虎欧阳鹏！哈哈，老子正要找他！”

壮汉和铁柱之间，相隔着没有一丈，少说也有七八尺，谁知他斜身一探手臂，就轻轻松松地揪着铁柱。

铁柱连声喊道：“救命呀！救命呀……”

那壮汉疾言厉色喝问道：“欧阳鹏在哪里？快告诉我！”

“哎——哟！我……”铁柱的眼光，望着桂花姊，想征求意见。

桂花姊战战兢兢，未吐一字。

壮汉催促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铁柱被他抓住的胳膊，像要断了似的，痛得矮下了半截身去，嘴里哀求道：“哎哟！好汉，我……不收您的酒钱就是，求……求您放……放开我吧！哎……哟……”

“哼！”少年昂头走上前。

“欺负一个没有武功的下人，算什么好汉，有本事去找笑面虎，他住在城里东大街，高大的粉墙八字开，凡是这里的人，没有一个不知道的！”

那壮汉一松手，正挣扎的铁柱，登时跌个仰天八叉。

他恍然大悟道：“对，老子找欧阳鹏去！”

壮汉的手一伸，并没抓住包袱，也没有缩回来，那双铜铃般的大眼，可又落到了少年的身上了。